

范咏戈

一部关于战争灵魂的诗意长篇

——重读长篇小说《第二个太阳》



刘白羽(1916~2005),1936年毕业于北平民国大学中文系,1941年参加革命工作。曾任国务院文化部副部长,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等。长篇小说《第二个太阳》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长篇回忆录《心灵历程》获1995年优秀传记文学奖。



欢迎关注中国作家网
www.chinawriter.com.cn
本刊与中国作家网合办



1951年7月,新中国诞生后的一年多,身为初中生的瘦小的我终于盼来机缘,由家乡镇沅县中学公函推荐,又经县委核准盖印,得以如愿参军,并从此开启了我的军旅文学生涯。

1954年春,我在渤海驻军116团工作期间,宣传干事曾给热爱文学的我推荐了一本《刘白羽战地通讯选》,那本书上有冯牧先生来部队讲课时的签名。

那个年代的战地通讯,除了具有来自战火纷飞的前线所具有的新闻性、真实性,同时还具有动人感情的文学性。刘白羽和冯牧在投身战场之前就已经是作家、评论家了。他们所写的战地通讯自然有别于某些新闻记者所写的消息报道,让人觉得好读、爱读,并且容易记住。这就是我从未见过的面的、通过阅读战地通讯而认识的刘白羽和冯牧。

刘白羽先生1916年9月出生于北京,冯牧比他小3岁,1919年2月在北京出生。他俩成长于北京的历史文化环境中,虽未相遇相识,但却都向往当时的革命圣地延安。1938年春,刘白羽到达延安,于年底加入共产党,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党支部书记。冯牧则于1938年5月中旬离京,经冀中抗日根据地辗转数月才到延安,12月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结业后于1939年考入延安鲁艺文学院,1941年毕业便到鲁艺文艺理论研究室工作,两年后到南泥湾三五九旅当兵一年,1944年调入党中央办的《解放日报》,在丁玲领导的副刊部任文艺编辑。同年,刘白羽从延安调至重庆《新华日报》副刊部任职。对照以上

简历可以发现,冯牧与刘白羽1938年在延安就已相识,在延安的五六年间,他们在同一条战线常有学习、工作、会议等交往,彼此不但增进了了解、信任,还建立了友情。即使后来刘白羽去了重庆《新华日报》,而冯牧留在延安《解放日报》,两地相距甚远,但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下,他们也仍有编辑业务联系。比如,刘白羽知道《解放日报》副刊发表的李季的长诗《王贵与李香香》是冯牧编辑的;还在《新华日报》转载过冯牧发表于《解放日报》1946年5月6日的评论《敌后文艺活动的新收获》等。1946年5月,冯牧在解放日报社加入中国共产党。半年后,在延安主持新华社工作的廖承志直接派冯牧以军事记者身份,从延安奔赴激战中的陈唐兵团,亲历晋西吕梁战役、汾孝战役、晋南战役,这都是保卫延安的重要战役。冯牧身临前线陆续写了《把敌人淹没在汾河里》《新战士时来亮》《记郑县攻坚战歼灭战》等战地通讯。期间,《解放日报》两次发函要冯牧回延安到报社工作,但冯牧乐于当军事记者,当面向兵团司令员陈唐说了自己的愿望,陈唐就给廖承志发了电报,把冯牧留在了前线部队。接着,冯牧参加了强渡黄河和豫西战役、平汉战役、解放洛阳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解放广州战役、粤桂战役和大陆最后一次战役——滇南追歼蒋军残部的战役。在前线部队三

年半的时间里,冯牧真是“身经百战”,写了“战地通讯百篇”,比如《洛阳英雄连》《陈唐将军赐见败将邱行湘》《向淮海前进》《英勇的南坪集阻击战》《给大别山人民报血海深仇》等等。特别值得记叙的是,这些战地通讯都有坚强的生命力,都与解放战争的历史共生共存。比如1953年冯牧到朝鲜上甘岭前线部队访问时就发现,一位志愿军战士的笔记本中竟夹有他于1950年初写的《八千里路云和月》这篇文章的剪报。而另一篇写于1947年的《新战士时来亮》,直到32年后的1979年春天,冯牧到云南边境自卫反击战前线、陈唐的老部队访问时,仍能看到这篇文章还在印发给战士们阅读,以进行英雄主义传统教育……

再说刘白羽。1946年初,他也离开《新华日报》到北平军事调停执行部任新华社记者。国共和平破裂后内战爆发,刘白羽又被派往东北野战军任军事记者,在东北、华北战场上写了大量战地通讯,为一次次战役的胜利立下了一座座丰碑。由此可知,冯牧、刘白羽自延安分别后,虽然不在同一部队、同一战场,但都同时在新华社任军事记者;他俩所写的战地通讯或报告文学等,都驰名于各地战场,将各个部队的辉煌历史存留在册,铭刻在广大指战员的中间。这就使冯牧与刘白羽从延安时代便开始的文友与战友的感情不断得到加

深,不断增强彼此之间的信任与尊敬……

1954年春夏,冯牧率领作家团到滇南、滇西边防部队和边疆民族地区深入生活,回到昆明后,由于辛劳过度,战争年代就患有的肺结核病日趋严重,当年秋天就在昆明军区医院做了手术。1955年春,冯牧又转到重庆西南军区医院继续治疗,但病情并未好转,次年又入住北京解放军总医院,切除了肺部特大肿瘤,经过一年多的医治,终于自危难中挽救了生命。由于身体原因,冯牧不宜继续在军队工作,便于1957年办了转业手续,由时任中国作协党组书记的刘白羽接收并安排其到中国作协主办的《新观察》杂志任主编。之后的1961年春天,已任《文艺报》副主编的冯牧先生曾来滇出差,我有幸与他第一次见面。我们在澜沧江的沙滩上散步漫谈,在一阵阵温暖的江风吹拂中,冯牧平静地对我说,现在他和刘白羽都不再像年青时当军事记者那样写战地通讯了,而是爱上散文、写作散文了,冯牧先生一边说自己的创作情况,一边也鼓励我进行散文写作。

历史的长河总在向前奔腾。从上世纪60年代初到80年代改革开放,20多年过后,我实现了愿望,由冯牧当面介绍我认识了刘白羽。那时刘白羽又重新穿上军装,在总政文化部任部长,而冯牧则早在三年前就已担任了中国作协党组书记、中国文联党组书记和中国作协副主席等职务。

回顾这段历史还得从发展军事文学说起。1979年初春,云南边境打响自卫反击战,冯牧即率先深入前线,很快写了散文《我的战友,我的亲

人》发表于《人民文学》当年第8期。紧接着,徐怀中也战地帐篷中写了《西线轶事》,以高票荣获1980年全国短篇小说奖;军事文学如春风吹起。鉴于当时边境战争形势的召唤,中国作协和总政文化部决定于1982年春天联合召开全国军事题材文学创作座谈会。这是改革开放新时期、也是新中国成立后召开的第一次以军事题材为创作主题的文学盛会,军内外150多位作家共同出席。在会上,我怀着敬仰之情快步走到主席台前,向冯牧、刘白羽敬了军礼,冯牧把我拉近,并向刘白羽做了介绍……

这是我首次见到冯牧与刘白羽并肩站在一起。那一瞬间我不禁又想起1954年,我在西双版纳纳海军营连夜拜读冯牧亲笔签名的《刘白羽战地通讯》时的情景。

全国军事题材创作座谈会从4月18日召开到28日闭幕,会期长达12天。这期间我有很多机缘与冯牧、刘白羽见面相聚并交谈。在和刘白羽先生接触中我很快便发现,他不仅在散文写作上异常出色,小说创作更是精彩,冯牧先生也多次赞许他的小说创作,希望他写出一个又一个精品来。终于,1987年11月,在刘白羽71岁高龄时,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其以解放战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第二个太阳》,随即在军内外获得广泛好评,并于三年后荣获了第三届“茅盾文学奖”。1991年3月30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颁奖会上,张光年有意安排冯牧代表中国作协把鲜红的奖证送到了刘白羽的手上,这两位战友、文友亲切地握手之后,又伸开双臂热情地拥抱……



刘白羽

军修复铁路的任务,实现了思想又一次升华,从而成为同代人中最先“过门槛”的一个。

《第二个太阳》通过以上几个侧面的刻画,把秦震这个我军高级指挥员的形象写得栩栩如生、富有个性。作品既写出了他美的灵魂,同时也写出了他灵魂搏斗的过程。这是一个圆形的、立体的成功形象。

作品对围绕在秦震周围的其他人物如师长陈文洪、政委梁曙光等的描绘也比较成功。红军时期“辣子连长”的师长陈文洪以及颇有书生气的师政委梁曙光,他们都有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但又不是仅仅只会行军打仗、没有个人感情生活和内心世界的“单面人”。陈文洪与白洁的爱情,梁曙光寻母都贯穿在这场南下战斗中,成为故事的主线内容之一。书中其他人物如白洁、严素等,则使我们看到了一代革命青年的特有风貌。可以看出,作家对他笔下的这些人物的相当熟悉,即使是作品中几笔带过的人物,如兵团司令董天平等,也能给人留下鲜明的印象。

总之,《第二个太阳》通过塑造一系列形神兼备的军内外人物形象,抒写了广阔的军事斗争和社会生活斗争的长卷,显示出作家对长篇小说这一艺术形式独到的艺术把握。

战火纷飞,硝烟弥漫,这只是战争生活的现象。我们表现战争不能离开这真实的生活现象。但真正的任务,应该是在这样一幅像油画一样鲜明的战争背景上,突出着一种什么精神。

《第二个太阳》为军事题材文学的创作提供了新的经验和启示。军事题材文学如何实现对题材本身的超越,提高思想和艺术水准?这是军旅作家们多年苦苦探索的一个课题。如刘白羽早在1979年就曾指出:“我们军事题材的文艺创作,需要从哪些方面突破呢?首先,要在人物塑造上有一个大的突破。写人,通过人物形象反映生活,这是文艺创作的一条规律。然而多年以来,许多军事题材的小说、戏剧、电影,往往只注意了写事件,写过程,而不能塑造出个性鲜明、活灵活现的人物形象。这正是我们创作上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我们的军事题材文艺创作,应该把过去一些重大战役写出来,以教育青年热爱我们社会主义祖国,但把这些作品写好,一定要摆脱那种只着重去描写一个战役,一次战斗过程的做法。如果说一个军事学家的职责在于记述某一战役的过程,

而一个艺术家的职责则在于在这一战役的背景上突出军人,也就是说,要把主要的功夫和精力用在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上来。要敢于大胆地在社会矛盾、思想冲突、战争变幻中,把各式各样人物的复杂的精神世界展示出来,描写人物的思想感情上的回旋跌宕,才能产生出深深触动人们心灵的作品。”(《1979年12月25日在全军文化工作会议上的报告》,《白羽论稿》21~22页)王愿坚则在《美的战争历史和美的军事文学》一文中说:“‘以小见大’,就是要从生活里找到那种艺术上重大的东西。……我们创作人员在军事题材文学创作上,常常干些糊涂事情,把在生活里是重大的当作在艺术里一定是重大的,吃了许多苦头,付出了许多无效劳动。”“文学是讲单位面积产量的——就看你能不能在最小的面积上,惊人地容纳下和表现出尽可能多的美的思想感情。……当然,把小的东西写透,说的是‘微而足道’,归根到底要的还是大,是深刻开掘所获得的那个‘大’,最具较大思想力量和艺术感染力的那个‘大’,把生活写开,把生活写美,使人变大。”(《小说的发现与表现》224、226页)

笔者所以要引录上述几段话是为了证实这样一个推断:正是由于军内一些富有创作实践经验的老作家的一再倡导,我国当代军事文学的创作水准才得以渐次提高,作家的视野得以渐次开阔,《第二个太阳》是一部实践一代军事文学作家创作主张的作品。这部作品在成功地处理战争事件与人物心灵的关系、实现战事与人物命运、人物心灵的双重推进以及长篇小说诗化等重要课题上都作出了新的有益探索。作品成功地写出了战争的灵魂,苦难的灵魂,以及取得胜利后的欢乐的灵魂,因此也可以说,这是一部有关战争灵魂的富有诗意的长篇小说。创作就是这样一种精神活动:当作家与自己的心灵作了一次对话之后,他仿佛也再生了一次,升华了一次。

最后,笔者也愿引用但丁《神曲》末篇中的一句话:“现在,有一个人,他从最深处的洞窟直到这里,曾经一一看过种种灵魂的生活,他恳求你,赐给他一点恩惠,叫他有足够的力量,举起他的眼睛再高些,向着那最后的大福。”《第二个太阳》堪称一部充满着但丁式精神的作品。它给了我们这样的恩惠,它帮助我们看到了众多美的灵魂。

张昆华

冯牧与刘白羽